



寒水齋先生集 六

書

生十年

~ 16
2420
6



2420
15-6



寒水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書



答韓德昭 元震○丙戌



春秋文公十三年書世室屋壞據此則可知諸侯之有世室也商書咸有一德之篇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據此及其註說則可知宗之無數也朱子禘祫議中諸侯無二宗之文直據韋玄成之說而書之初非古經中語觀其文勢可見而朱子後來定論亦不在此也

此足為諸侯世室之證矣但念魯用天子之禮故有

世室耶抑他國亦然耶

示韓德昭

庚寅閏七月

以一本言之冲漠無眚者太極之體也生陽生陰者太極之用也

以萬殊言之萬化流行之中各有所以然之妙而非見聞所及此所謂動中之靜也此靜字卽上所謂冲漠之靜非別有他靜也

以人心言之未發冲漠無眚已發萬事紛羅而事事上亦莫不有所以然之妙此所謂動中之靜也

費隱俱是形而上者而隱者所謂所以然也費者所

謂所當然也然所以然者實在所當然之中而非見聞所及孔子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其指費中之隱也歟

答韓德昭

夏以下教之意沉思得之義趣曉然有若聾瞽者之得視聽也夫冲漠無眚者道之體也隱也一動一靜者道之用也費也冲漠無眚而未著於事物則是亦靜之屬也一動一靜而已涉於流行則是亦動之屬也冲漠無眚之中一動一靜之理已悉具焉則是體中之用隱中之費而所謂靜中之動

也一動一靜而沖漠無朕之妙無乎不在則是用中之體費中之隱而所謂動中之靜也屢日思教其指蓋如此矣誠不知手之舞而足之蹈也茲敢以稟乞賜批誨

來說甚分曉

答韓德昭

崔成仲韓求叔曰方寸之中只有一理而隨木氣發爲仁隨金氣發爲義隨其發而異其名元震按太極說解五性之殊散爲萬事夫性一也而謂之有五何也因氣之殊而有性之殊也何謂其因氣

而性殊也一心之中五行之氣都具故其理亦都具其氣之溫和者木而其理則仁也宣著者火而其理則禮也嚴肅者金而其理則義也明通者水而其理則智也完厚者土而其理則信也此豈非因氣之殊而有性之殊乎永叔抵元震書曰元亨利貞初非各有元亨利貞而渾一太極也仁義禮智初非各有仁義禮智而渾一本性也天有渾一太極而乘乎木氣則爲元人有渾一本性而隨其木氣則爲仁元震按渾然太極之中元亨利貞之理森然已具渾然一性之中仁義禮智之德粲然

已備元亨利貞之上別無所謂太極仁義禮智之前別無所謂本性永叔又曰方寸之中四德渾具及其發時隨感而見感於父則愛發感於長則敬發譬之一燈掛在房中及其明時隨開而明開於東則明見於東開於西則明見於西元震按燈火之譬只可譬一理之說而非所以證四德之說也性如燈火性之有仁義禮智如燈火之有明者熱者中黑者炎上者也仁之必愛義之必惡禮之必恭智之必知如火之明必照熱必熾中黑者必中黑炎上者必炎上也仁外無義禮外無智而一者

發三者未嘗畱在其中如火之明者熱者中黑者炎上者之不可以相離也成仲永叔曰未發之前只有本然之性而不可謂有氣質之性及其發也方有氣質之性元震按此以情當氣質之性也考之前訓未見其如此說中庸章句曰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氣以成形故兼指此氣而謂之氣質之性理亦賦焉故單指此理而謂之本然之性氣纔成形便已有氣質之性何待於觸物感動而後方有此性乎性雖有二名而初無兩體故非可以先後等差言也今以情爲氣質之性則是本然之性在

前氣質之性在後相爲體用始終而地頭階級截
然矣豈非二性乎永叔抵元震書曰合心性而名
之曰氣質之性未必不爲高明之旨請有以詰之
栗谷以合心性而摠名之曰明德則喚心性爲明
德固可而喚氣質之性爲明德亦可乎元震按性
卽理也心卽氣也理同而氣異故堯桀之性同而
堯桀之心不同此所以合性之理心之氣而謂之
氣質之性以別其稱於本然者也今欲別求一性
於心性之外則是心外有性而性有二體也栗谷
先生之合心性而謂之明德指此心虛靈不昧之

體而言也愚見之合心性而謂之氣質之性舉此
心氣質善惡之稟而言也言各有當恐不可以相
妨也成仲永叔曰冲漠無朕則可於靜上言李公
舉抵成仲書曰冲漠無朕可通動靜言者未之前
聞又曰以至隱至微爲冲漠無朕則可以至費至
顯爲冲漠無朕則惡有所謂費顯耶元震按太極
說解曰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
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矣自其微者而觀之則冲漠
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所謂著
者指氣而非指動也所謂微者指理而非指靜也

微著二字各包下文動靜陰陽而言則可見其分指理氣而非分屬動靜也氣之著者無時不著則理之微者亦無時不微而沖漠無眛之不可偏屬於動靜尤可知矣公舉又以費隱分屬動靜則尤所未論夫道之無所不在之謂費不可見聞之謂隱而費隱非有二物也今以道之動者爲非隱則是道之動者獨可見聞而以道之靜者爲非費則是道之費者亦非無所不在之謂也動靜各司一時而今以費隱分屬動靜則是費外有隱隱外有費而費隱異時也其可乎成仲永叔曰禽獸稟得

盡五常之性而梏於氣不能全耳元震按朱子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蓋自理上看則理無不同自氣上看則理絕不同人物之形氣旣異則其理亦安能同哉物之被命受生之初其氣偏而其理亦偏矣安有初稟其全而後梏於氣之理耶必是單言其理然後方稟其全也五行闕一則不得生物故人物之生雖皆均受五行之氣物之所受極其偏駁故其理亦極偏駁豈可以此而與論於仁義禮智之粹然者哉成仲抵元震書曰氣之稟於

人者不能無清濁粹駁之分故清者智而粹者賢
濁者愚而駁者不肖知與賢非天地之正氣耶愚
與不肖非天地之戾氣耶正氣固是浩氣而戾氣
但是戾氣而已安可不分正戾而混稱浩氣耶公
舉抵成仲書曰浩氣是誠意工夫得力後氣元震
按輯註曰氣卽所謂體之充曰本自浩然失養故
餒曰唯孟子爲能善養之以復其初前一句可見
人皆得之中一句可見衆人失之後一句可見君
子復之又曰天地之正氣人得之而生如成仲之
論則人字是專指賢者而孟子之說此氣字是自

誇也如公舉之論則得字是指誠意工夫得力後
而復初一語是剩語矣義理文勢俱果如此耶愚
之以爲唯人初皆得之而衆則失之君子復之者
實皆本於輯註之說矣愚見孤立無一與之者淡
自媿歎不能自信茲敢具稟伏乞剖教
所論諸說大意與鄙見無所參差冲漠無朕一段既
已歸一不須論也

答韓德昭

未發之前心性有善惡乎心之未發湛然虛明物
欲不生則善而已矣而性之本體於此卓然無所

掩蔽則又何惡之可言耶然則氣質之性何時可言也亦自未發時已言之矣何者心之未發雖皆湛然虛明而其氣稟本色之清濁粹駁者未嘗不自在矣自其清濁粹駁者而言之則謂之心有善惡可也兼其氣質清濁粹駁者而言之則理之存乎其中者亦只得爲清濁粹駁之理而所謂氣質之性也自其爲氣質之性者言之則謂之性有善惡亦可也然則未發之際謂之心善者指其湛然虛明之體而非謂其氣稟本色之濁駁者亦至此而皆善也其謂心有善惡者指其氣稟本色之不

齊者而非謂其湛然虛明之體亦有所昏昧之雜也謂之性善者指其本然之妙不雜乎氣者而非謂其兼氣之性亦皆至善也其謂性有善惡者指其拘於氣質自爲一性者而非謂其性之本體乃有此善惡之混也蓋性與氣質不雜不離故聖賢之言性者或分言之或合言之不分而言之則無以見天命之本體而大本有所污雜矣不合而言之則無以見真精之妙合而理氣不相干涉矣然則從其不雜於氣而謂之本然之性從其不離於氣而謂之氣質之性而言之於一處者蓋不容不

然矣又何害於知性之善哉

古人言善惡皆以感動形見者言之則未發之前難下善惡字然氣之清濁粹駁有萬不齊若只指其清濁粹駁而謂之善惡則雖言善惡亦無妨矣蓋字以下意極明備甚善甚善

答韓德昭

農巖曰心之虛靈是智之所爲則知覺固應爲智之用虛靈既不屬智則以知覺爲智之用又安得爲不易之論也蓋心者無他氣專言則聚五行之精英偏言則屬乎火屬乎水故能光明不昧而照

燭萬物聚五行之精英故能變化無窮不滯於一方心之所以虛靈其理只如此而已知虛靈之如此則知覺亦可知矣天下顧安有無理之氣哉而亦何必切切然強屬於仁義禮智然後方免爲性外之物哉元震按此說極論心之所以虛靈者而其結之也則汎稱理如此而已云而謂不必強屬於仁義禮智之性爲若心之虛靈自有其理而不與仁義禮智相干者然甚可疑也夫心之虛靈氣也是必有所以然之理而其理備言則仁義禮智信皆是也統言則謂之仁可也謂之信可也謂之

智亦可也何者仁智信皆能包五性故也仁智信之包五性者由於水土木之皆能包五行也故智之體包此心虛靈之理則其用豈不能專此心知覺之情乎蓋此老之見專以知覺爲非原於智而由於氣之虛靈又不肯言虛靈之理是五性也則其論之極處恐未免落在形而下粗迹而不但不察於智之能包五性而已也農巖又曰今以動後之知覺爲智之用則將以能知能覺者爲智之體乎元震按此說蓋以認氣爲性斥知覺爲智用之說然似亦有所不盡乎人言之意者也夫以知覺

爲智之用者非以知覺之氣爲智之用也以理之發見在知覺上者爲智之用也如以愛爲仁之用者以理之發見在愛上者爲仁之用而非直以愛之氣爲仁之用也於愛之爲仁之用則不斥其認氣爲性之用而獨於知覺之爲智之用則以此斥之竊恐未安蓋理之發見在動後之知覺者旣爲智之用則其具於能知能覺中者獨不可謂智之體乎蓋理之具於能知能覺中者別而言之則爲五性而摠而言之則又皆統乎智之一性其發見在動後之知覺者分而言之則爲四端而統而言

之則又不出乎智之用矣農巖又曰以心之知覺
為智之用則是智之用果能具此理而行此情也
豈理也哉元震按此老折駁智用之說者其緊要
正在此段然恐亦不足以為可據也知覺有專以
氣而言者有兼理氣而言者有兼動靜而言者有
專以動而言者夫以知覺屬心者蓋皆專言氣而
兼動靜者也以知覺屬智之用者蓋皆兼理氣而
專言動者也然而知覺之屬心其靜也具此理而
其理專言之則智也其動也行此情而其情專言
之則智之用也此果與屬智之用者判為二事而

不可相入耶公舉抵尹晦甫書曰虛靈知覺氣也
四性四端即所盛所乘之理也虛靈之具四性知
覺之運四端此心之全體大用也元震按虛靈氣
也四性理也理氣二物故其言以此具彼者固然
至於四端知覺則不可言以此運彼也何者此心
知覺之發於外者是為四端四端自具其氣而此
外更別無討知覺處今日以知覺運四端則是以
氣運氣也大抵就其已發而言之則四端乃知覺
之分言者也知覺乃四端之摠稱者也四端如春
夏秋冬知覺如春夏秋冬之摠而謂之天時也晦

甫曰虛靈可以具四性既發則四性各自發用當知覺則知覺當惻隱則惻隱當羞惡則羞惡焉可以一箇知覺而兼指衆理與虛靈之具四性者渾而言之乎元震按知覺卽所以行惻隱羞惡者也今於惻隱羞惡之外別立知覺一端以對惻隱羞惡則庸非未安者乎且虛靈知覺此心之全體大用也二者恰相對著而今言知覺不可與虛靈對言則又未可知也晦甫又曰知覺與四端固是兩物智能妙衆理而宰萬物故知覺能兼四端七情元震按此心未發知覺自在故因此知覺而惻隱

羞惡之情發焉此四端知覺之辨也然而四端既發則知覺又不外此而四端之外更著知覺字不得矣此又既動之後決無四端知覺之別也今日四端知覺是兩物則其不同於公舉者幾希而又何足以譏彼哉且智能妙衆理云者亦恐有失所謂衆理乃吾心所具之理也智本是衆理之一則又安能反自妙之耶乞賜批誨
所論皆得之

答韓德昭 辛卯二月

先生答鄭君說正與高見一般溫禮諸友見此豈不

回頭乎成師傳達卿去望以痘疾不救慘慟慘慟士
友之期望甚重而意外凋謝其所悼惜奚但交好之
私也聞其獨子繼患此疾過十日症頗順庶可獲全
耶默禱默禱

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
此見孟子告子篇生之謂性章末端按說可考

答韓德昭辛卯五月

洲丈之以知覺爲不可屬智者其說有三一以爲
知覺專一心之德智則居五性之一不可以專一
心之德者偏屬於居五性之一者則是似不察乎

智亦能包五性而爲一心全體之德也一以爲知
覺氣之靈也智則性之貞也不可以氣之靈者爲
性之用也則是似不察乎知覺屬智者以理之乘
知覺發見者爲智之用而非直以氣爲性之用也
一以爲知覺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若是智之用
則智之用安得以具此理而行此情也則是又不
察乎知覺爲智用者只以動邊言之若通動靜言
之則未發而知覺所具之理專言之爲智也已發
而知覺所行之情專言之爲智之用也而二說初
不相妨也第其以朱子答潘謙之書爲知覺與智

分言之證而竊詳之則雖若主於心性情之分別實則推明心性情之無二用而智之偏專者亦皆舉矣正恐當為知覺屬智之證而不當為知覺與智分言之證也何者一書中所以知是非之理一句正訓釋智字其所云是非者乃指是非之在事物者而非指吾心是非之情也是非雖在事物而其所以知之之理則在吾心是所謂智也然則知是非三字中知字正為智之用而是非非為智之用也今觀洲丈所引潘書之說則曰具是非之理其分固易見又曰既有所以是非之理又有知是

非而是非之情則智之體用具矣此外空更無物而又有謂具是非之理而覺其為是非者三洲說止此據朱子本說則曰具知是非之理又曰所以知是非之理而今乃去此一知字直曰具是非曰所以是非則此以其是非云者為吾心是非之情也朱子以知之之理為智而洲丈以是非之理為智朱子以是非為事物之有是非而洲丈以是非為吾心之是非則其語意相戾不啻燕越而減刪要言爽失本指援以為證竊恐未安蓋此一書既以知覺屬心而又以知之理為智則是心之知覺為

性之器性之智爲知覺之主非知覺則智無以發
非智則知覺無所原而心性之無二用也明矣自
其爲知之理而言則智可爲一心之主而無所不
包矣自其知是非而言則智又是是非之理而爲
一偏之性矣此又智之偏專一言而俱舉者也敢
此具稟伏乞批教
所論極是

答韓德昭 壬辰八月

日昨尾井便獲拜去月望日遣書極慰瞻渴之懷仍
審數月文會進修超勝令人欽羨恨未對榻也永叔

之疾聞幾如常忽承凶音慘慟何極高才篤學常以
遠大期之奄忽至此此何天道葬事想在此月地與
日已得吉否老病遠蟄無由就訣只以短律略申悲
悰仰惟僉賢讀來增涕也

答韓德昭 乙未十二月

每以哀所患爲慮寤寐不能忘今承惠札以審諸症
皆減極用喜幸成仲士友之期望甚重意外至此莫
非吾儕運氣之不幸慘悼何極

答韓德昭 乙未十二月

剛善剛惡柔善柔惡濂溪之說也人生氣稟理有善

惡明道之說也然大學或問朱子以美惡言尤觀畜物亦具五臟者物亦全稟五行之氣者然矣然若言五常則禽獸不得全稟以此言之其心之不能全稟五行精秀之氣灼然可知以栗翁所謂水逐方圓器揆之尤信略看來示沛然無礙公舉所見至今不變可惜可惜程朱栗谷說空若可信而猶不回頭不如各守所見以待彼之自悟切勿多費說話來冊客撓不得詳閱姑畱之家禮源流事當初作序時已料其如此柳奎疏發何足驚也唯是 聖教至嚴不勝惶恐去晦以請罪疏付縣道方席藁而待耳氣昏客撓

不能詳報可歎

答韓德昭 戊戌三月

睡村捐館實關邦運奚但私慟士林無依吾道益孤此何運氣獨卧空山百憂彌中只恨在世之支離也

答尹瑞膺 鳳九〇丁亥

靈寢之撤無明文當在何時耶行喪時入村家則亦當設靈寢耶

葬後撤靈席此時靈寢亦在撤中矣行喪如入村舍靈寢亦當設矣

家禮賓主相弔註問答拜禮只稱主人至於止哭

始稱主人以下未知據此則主人只當拜謝之禮而衆主人以下皆不敢當耶檀弓大夫之喪庶子不敢受弔以此論之家禮相弔註主人與衆主人以下云云者當區別看而次主人以下似不敢拜矣未知如何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者不敢以卑賤爲有爵者之喪主古禮如此故家禮仍之耶

凡爲殤者服固以長中下而差等之殤者之爲其長亦當差等受服耶若不然或欠報服之義未知如何

嘗聞諸師殤服以長中下各降一等故殤者於長者亦以三等各降一等矣如八歲童子於叔父之喪當服五月

主人若老病不能晨謁則其子其弟或同居從兄弟獨行晨謁無悖於禮意耶

父母生時諸子晨省如長子則祠堂晨謁有何不敢之義家禮雖不言恐無所妨且家禮諸子出八時入大門告廟與長子無異而不開中門爲異據此則尤無可疑

答尹瑞膺

前春所稟喪主拜賓條下答以爲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者不敢以卑賤爲有爵者之喪主也蓋檀弓所謂庶子似非庶孽之庶乃衆庶之稱家禮相弔註文勢似無可疑而家禮無大夫士之言大夫與士固不必區別耶且世俗多有五服之親與主人并爲拜賓此則可疑雖喪人兄弟旣非主人則拜賓非古禮况此五服之親尤似不敢未知如何儀禮疏嫡妻所生第二子以下通謂之庶子遠別之也蓋古者大夫之適子世襲其父爵庶子則否故前書言卑賤非指謂妾子也考士喪禮等諸禮書衆主

人無拜賓不但家禮如此也禮記註曰爲人後者成拜所以謝弔禮之重今公子未爲後故不成拜也觀第七板據此則主人之外餘親之不敢拜賓可知也然今之弔禮主人兄弟拜賓流來已久知禮之家亦且如此如何

獨子出繼大宗私親之喪無主喪之人題主似當以顯叔父云而傍題無之或者謂以生考某官府君題其主傍題則以出繼子某攝奉祀書之旣無喪主而無可攝者則攝字尤無著落生考云云亦似無據未知如何

上說淡得程子之意或者之說不可從也

望日不設酒則降神之節亦當闕耶

望日不設酒則其無酌酒之節可知考丘氏儀節只有焚香無酌酒一節矣

斬衰人衰服外似皆緝邊而慎齋之答崔碩儒曰直領當斬不敢知如何世人皆斬中衣此則又非慎齋之意必欲如此則斬衰之人殆無緝邊之衣也

喪禮備要男子服制條曰雖斬衰淡衣以布緣邊據此則衰服之外似皆緝邊矣

家禮成服日註若以喪事及不得已而出入則乘撲馬布裏鞍無衣服之明言者故宋時之黻布衫今俗之布直領亦皆一時時俗之制耳以發引返魂時觀之皆用冠經衰服未知上古之時於常時出入亦用冠經衰服耶聞諸先輩鄭丈普行在喪中以冠經往拜尤菴老先生則人皆駭笑老先生獨稱其知禮果然則老先生之教必有所據願聞其詳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據此則古人似以衰經行於道路矣宋時出入用墨衰人有問可否朱子曰

若能不出則不服之亦好但有出外治事只得服之
我國無墨衰之制或以淡衣直領等服代之何妨
妾子之子當其所生祖母喪其父已死則亦可服
承重喪耶以其所生之義言之與嫡孫之承重者
似無異矣而其所謂祖母既不得配偶於其祖父
則至服承重實未知如何也今世之人或服之或
不服之不知何者爲得

妾子之子祖母承重服一段沙溪尤菴兩先生以爲
不當服慎齋同春兩先生以爲當服鄙家庶從弟遭
其祖母喪愚從沙尤兩先生說使之不服矣

妾於君之黨一如妻之於夫黨服而君黨之爲之
也只嫡子爲庶母服而餘親無服雖甚卑賤而全
無報服之道禮意未知如何

備要雖有妾服圖按儀禮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
同當從儀禮貴賤不同則無相報之道諸侯於旁暮
絕大夫於旁暮降而尊同則不降以此推之可見也
相親庶孽遭其所生母喪者弔狀中先夫人云云
似當改之未知何以措辭

先夫人改曰慈堂或慈氏似可矣

答尹瑞膺 戊子

中正仁義之分屬動靜者蓋是四箇字實木火金水之理而木火金水自有陰陽之分屬則彼四者亦有陰陽之分矣陰陽本一動靜其屬動屬靜亦自不已也第金水之屬靜似難屬之於寂然之靜而正義之靜雖以大註中所解看之其曰處之裁之者亦難合之於寂然無欲之靜未敢知如何解見可能洽然無欠耶

仁義中正各有體用所謂主靜者主乎仁義中正之體也北南軒之說今圖說註不用此說而乃以中仁屬動正義屬靜者蓋濂溪此書每以陰陽五行爲說

中仁屬元亨正義屬利貞本自齊整故也利有收斂之義貞有固守之義以學者事言之以收斂固守存心配之於寂然之靜有何可疑乎朱子曰以中對正正爲之本以仁配義義爲之質分曉

鬼神合其吉凶或者以爲上句四時合其序已言其吉凶消長之道若此鬼神合其吉凶云則以賞罰禍福之意看似襯好云鄙意亦謂此說似通四時之序謂寒暑流行也聖人之動靜節宣與此合鬼神之吉凶謂屈伸往來福善禍淫也聖人之進退行藏喜怒賞罰與此合今或者以吉凶擬之於四時

之序未可曉也

語類曰地言大槩土是地之形質其爲大槩者如何兩儀之地五行之土似難分明別得伏乞開示山川草木皆地也朱子所謂大槩者此也土是地之一物也

或者謂四端是道心而朱子謂四端有善不善則道心亦有善不善之可言歟鳳九以爲道心固是四端而道心者謂其根於性命則四端中不善邊似不可并謂之道心矣又曰人心旣曰形氣之私則可謂之專不善耶答曰若是專不善則聖人何

止曰危而已必曰無之也似不可專歸之於不善邊也未敢知或者之言其果成說耶

孟子所謂四端者剔出善一邊而言之使人擴而充之也是所謂道心也朱子之言惻隱羞惡有善不善者備言情之發有此兩樣也其善者道心也其不善者卽七情之不中節者也今之所謂四端皆指孟子所言善一邊而言也謂之道心可也若并指其不善者謂道心則大悖大悖○形氣之私私字猶私門私家之私指自家邊而言也若以是爲私欲惡念則雖聖人不能無人心聖人亦有私欲惡念耶不成說也

或問曰人心道心各有體用否答曰此皆心之用其體則一而已乃是本然之性也

答說是

或又問曰五性之理謂各有頭項耶鳳九曰已發之後雖各一其性未發之前則五性只一理也曰仁之發見時義禮智信之理猶自在這裏否答曰似不然性之未發只是具五者之理而已及其發後可知是仁也是義也蓋未發之時理在未發已發之時理在已發動時理在動靜時理在靜正如火明房中開東則東照開西則西照不是五人俱

在房中一人出去而四人猶在房中也未敢知如何也

玉山講義論此甚詳可知大抵盛說中未發之時理在未發以下頗好矣

答尹瑞膺

庚寅正月

宗子死而無子將議立所後而將所後者方在其父喪中大祥前若告君成斜則義當卽服所後父斬未知所生父斬當何以處之若以不貳斬之義爲重以爲不可服兩斬云則所後斬成服之日卽詣所生父几筵告文而脫前斬耶問解引通典以

爲男子在周之內出爲族人後亦不可九月而除矣是知凡服皆以始制爲斷云云蓋在凡服雖出後於人不可遽降其已制之服况斬衰之重豈可出繼而遽脫其服耶抑斬衰之重故不可與凡服之例論之而不可不脫之耶

父子大倫也既出繼於大宗則所生之斬不可不改斜文到家之日卽爲發喪成服之日卽爲告由於生父几筵而脫之此近來通行之禮也

葬時未及立喪主則題主依周元陽祭錄以顯辟書之而立後似不遠立後則當卽改題耶抑既已

題主姑待吉祭一時改題耶

立後之後卽當改題何待吉祭

喪中立後者旣不及於初喪則於大小祥也當計其所後者發喪之日行之然則初期再期只如忌祭而單獻無祝餘人服滿者除之再期之日不撤几筵朝夕上食一如三年內以待所後子大祥之日耶

先師與人論此者二條謄送覽則可知也

尤菴先生答從子基學問曰喪後繼後者從

啓下文書到家日爲聞計日四日成服其練祭

亦以翌年文書來到月擇日行之其初期日則以常時忌日例行祭而告其退行練事之由大祥亦然矣喪家亦有暮服者自當於初期日脫服耳○又答鄭澍問曰長子未行大祥則其几筵不可遽撤云者來示然矣但如中原則或於三年垂畢之時有始聞喪者矣若然則其几筵之設當至六年耶此甚可疑

祖與父之喪出於一兩日之內主人成服似當先服父斬而後當爲祖承重耶沙溪先生以爲并有祖與父喪成服當先祖後父未敢知如何第未及

服父喪則似無承重之義如何

代父服喪云者俗說也古禮皆以爲祖後爲父後爲人後言其所以承重一也祖尊於父同日而成服則安得不先祖乎沙溪先生之訓似無間然矣

要訣五服未成前雖忌祭未可行也沙溪先生亦取記於備要似皆指主祭者言所遭之喪於所祭者亦有服則固可廢祭而若主祭者或遭外黨或妻黨服而終不行祖考之祭甚似未安已雖不參使弟姪無服者代行如宗子仕宦遠出而代行之禮如何

來示然矣

主祭者有故不參祭則祝文固當以代行之意添
入措辭矣至於出主告文則甚難便固當闕之耶
闕之亦甚未安何以則可免虧欠於情禮耶

出就正寢告辭不可闕也以攝祭者屬稱書之可也
糕謂米食此乃圖所謂餅耶饅頭具饌之文有之
而圖則無之麩則圖有之而文無之無乃饅頭是
麩耶以今俗所製樣觀之絕不相類甚可疑也

饌韻會饗饌餌也周禮籩人糗餌粉飧註方言餌謂
之饌集韻或作糕餽家禮輯覽亦因此而略解之饅

頭韻會餅也此等食物之名中原與我東絕異何可
強釋乎

太極圖解○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
靜而陰之本體又曰中○者其本體也其下又分
言陽動陰靜而曰☵者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
也☺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既以中○謂
動靜陰陽之本體則固知太極爲體陰陽爲用而
又於陰陽之中分言太極之體用何也體字之上
又著本體其意似別蓋中○者乃無極而太極從
原頭本然而言故曰本體及其下分陰陽以後則

乃流行對待之時也故反以陰靜爲體陽動爲用
矣然則上面本體之體其下體用之體似各有意
義而不相抵牾未知如何
太極者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卽陰陽而指其本體不
雜乎陰陽而爲言也細玩此一言則此疑可釋矣蓋
所謂無極而太極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者從
不雜陰陽而言也所謂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
者從不離陰陽而言也一而二二而一也言各有攸
當默而識之可也

太極動而生陽註蓋太極止下之器也一節始以

太極陰陽待對爲言而自是以止其中矣一節又
并舉太極陰陽以爲雖著而無所不在雖微而無
所不具也自雖然止離也一節雖不言太極陰陽
而實明太極未始合未終離之意至引程子說則
雖單舉陰陽動靜其意以爲既有此太極所以有
無端無始云耳或者以爲雖然以下只從陰陽上
言陰陽雖未及生而不見其合雖已生出而不見
其離如此然後程子以下文勢方能通暢而用意
宛轉云未敢知得失如何
高見是或說不然

各一其性云者以朱子本註觀之既曰無極之妙各具於一物之中又曰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此則似專指本然者言也若以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者觀之又似指氣質而言也未知何所的從竊以圖說本文推之或從流而泝源自五行而極之於無極又自本而推末以爲五行之生實源於太極故其生也各一其性性卽太極也由是言之各一其性之性似指本然而言也不然則太極全體之各具於一物何從見之耶第此段論說甚紛然以釋疑

所載先儒之言觀之其所以言本然言氣質者各有所主張未知何勝何負也

中庸章句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猶命令也雖天命之性亦必盛貯於氣質之中此與隨其氣質所稟不同者蓋一說也若夫程張所論氣質之性云者其意與此稍異活看可也聖學輯要論此甚詳更加精研而示之也

答尹瑞膺 壬辰十一月

子思之言喜怒哀樂未發爲中蓋未發之時湛然虛明氣未用事故只可言此性純善無惡之體是

之謂中初不分聖賢衆人而言頃承盛教以至靜
二字當著於聖人分上未敢知與子思之旨如何
至靜之時正所不覩所不聞之時豈不覩不聞之
外又可言至靜一層界分耶蓋衆人之心常患動
擾當靜而不能靜雖或暫似停泊而亦不能待動
而動其所以靜者久速當否非如聖人之一循天
理也然若其靜時之形色意味則聖人與衆人不
可異也不然子思何故而於未發時無所分別而
渾謂之中而已耶抑其所謂不覩不聞只指聖人
而衆人無此時耶以此推之至靜字之只靠聖人

邊不能無疑伏乞開示朱子之斥耳無聞目無見
者子約之意似以無聞無見爲未發以有聞有見
爲已發故朱子明言見聞之地位時節以爲心雖
未發見聞則固亦有之云爾亦豈以子思所謂不
覩不聞者謂與子約之無聞無見同耶洲門之言
力主朱子此語謂絕無見聞之時此未敢知如何
大學不倍之意樓丈之見終似未穩而當日歸路
亦說到此處累言而終不見合矣頃者因書夏及
而引尤翁民不倍卹孤之教而亦慈於孤之說尤翁
繪書答朴重爲證矣昨見樓丈之答此段則果改前見

而先生恤一家之說猶未肯合未知其見之終如何也

衆人之心發時多而未發時絕少栗谷先生所謂霎時之中安能救終日之昏亂者是也雖謂之無靜時可也若學者以其有戒懼之功故當其靜時心體可得以中矣然其工夫未及純熟常不免間斷則雖可謂靜而未可喚做至靜必若聖人之如明鏡止水然後乃可謂至靜故章句曰此學問之極功也○子思中和之云蓋謂未發時聖人與衆人一樣而發而皆中節者上等人也不中節者下等人也此通上下而

言非偏指某等地位也○自戒懼而約之云者謂靜時工夫愈熟而愈密以至於至靜也○朱子答子約之說來示是矣三洲文集爲德昭借去不得檢看當俟他日奉復○恤孤之義大學本章小註朱子說分明竊幸愚見之偶中矣

答尹瑞膺乙未六月

程子說中至微者理至著者象當以象上所著之理觀之著字當屬於理矣若直以著者爲象則微著將分理氣看似不可其例與沖漠無眚而萬象森然者同所謂萬象森然者乃萬象之理森然也

文勢未知無大悖否

程子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上句所謂體卽隱用卽費皆以形而上言下句所謂顯指形而下微指形而上以道器分言大抵顯字著字皆象也然行乎象中之理亦謂之著何所妨也如全體呈露妙用顯行如上下昭著無非此理之用等語皆以理言更加商榷如何

答尹瑞膺 辛卯六月

伏聞夫人銘旌以淑人書之云以先生職品言之當書貞夫人而先生旣不以見職自居不書貞夫

人則其書以淑人者何義願聞之

愚於昔年辭持平疏則稱前主簿前司直辭掌令執義疏則稱前護軍旣以護軍自稱則妻爲淑人似無不可且時俗淑人以下無朝命而稱之淑人以上必待誥帖之降然後稱之愚未嘗爲妻求封故銓曹不出夫人帖以此初喪銘旌以淑人書之

答尹瑞膺 甲午二月

滄院位次前秋齋任以書來問仍及諸議之不一答書以爲愚嘗一事二先生今於位次升降之論有不敢參涉只當付之士林公議云云其後更無往復矣

源流序文及小說冬間龍潭已討去矣

答尹瑞膺 丙申二月

問諸水濱

左傳僖公四年齊桓公伐楚問罪曰昭王南征而不

復寡人是問死小註周昭王南巡狩濟漢水船壞而溺

故問對曰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註時漢非楚

罪先生以聞於金尚書者答尹尹不信復追問之故

先生舉左傳此句答之蓋云不信吾言無可如何問

於江都則可知也此豈侵辱之說乎丙子亂後金尚

江都故詳知其時事歸語於先生耳

父師輕重

父師輕重之說發於李相尚真之陳達其後李玄紀

於已巳 筵對時申其說前日疏中所謂人心晦塞

者正指此事也

答尹瑞膺 丙申八月

示意并領悉在侍下者當以奉檄為喜且將不廢公

車揚顯為心則今此新 除不須敲推况無難安之

嫌不仕無義望即為出仕無或遲疑也芝村欲會高

明議整先生年譜甚善此身雖不得往赴得吾友參

定何幸如之閣內產期已屆所得果如所望耶不任

寒水齋集卷十二 書

三二

憧憧

答尹瑞膺 戊戌十月

今日嬪宮服制本不當爲暮而先生獻議果以大
功爲主誠慰士林之望矣只以文勢或欠條暢見
者未免聽瑩於言下似不可無一言以曉之也未
知如何

儀禮天子諸侯正統服適婦大功雖陞適之婦無降
服之文又不可無服引以爲據矣蓋愚意雖適婦止
於大功今日服制必不可至暮也茲承來示無乃遣
辭未暢使人難曉耶抑可以活看而見者過疑耶

答尹瑞膺 辛丑八月

李鼎華問于允菴先生曰備要練時衣裳制如火
功以此觀之似當緝邊答曰所謂制如大功者豈
以小祥去負版辟領如大功之制故云耶若以緝
邊爲言則當曰制如齊衰何必越齊衰而言大功
耶○卽者校整老先生禮答得此一條其主斬衰
終三年之意十分明白又聞閔戶判亦曾以此禮
問而老先生之答亦如此云未知宋文康錫所傳
尤翁主斬衰練功衰之說果何據而發也竊想宋
丈於癸丑年間年纔十餘知見雖早成難保其無

訛不然其後答人之問何如是丁寧也且栗谷說
實載之別集別集元多舛誤固不得爲後學之準
信而備要制如大功之說老先生亦疑其爲去負
版辟領之證矣三先生說終難據以爲緝邊之證
伏乞更加財教

別紙謹悉先師文字如此愚何敢更說

答蔡君範之洪○戊子十月

性雖墮在氣質之中而事物未感之前氣不用事
故當此時節可言善而不可言惡如何

延平先生云和不和之異皆於既發後見之是情也

非性也孟子故曰性善愚謂雖衆人若有未發時則
亦不偏不倚也但衆人之心紛綸膠擾絕無一刻未
發時耳考栗谷集卷之五第二十三四板可知也又
曰昏塞紛拏指心而言則可指性而言則不可
性與太極亦有分別乎

理無不全性有偏全性與太極不同之說然矣
性卽健順五常之理也氣亦陰陽五行之氣也性
有偏全之不同者已聞命矣若夫氣之清濁粹駁
之不同者何也若諉之山川風土則近於堪輿之
說若諉之時日干支則近於推步之法胡然而有

清者粹者胡然而有濁者駁者

氣之清濁粹駁者良由天地父母之氣山川時日之氣有萬不齊故其成質者亦有萬不齊

朱子曰知覺者心之用也又曰智之用而仁者之所兼也其曰心之用則語意精白包含無可議爲若所謂智之用者不能無疑夫知此事覺其理此知覺之精者也固是仁熟知明者所能至於識痛痒覺寒暖等事雖在鳥獸蟻虫凡有血氣之類莫不同然似與夫智不相干涉如何說智之用也心譬則鏡也智是鏡之所以明也知覺是鏡之照也

辨是非者是鏡之別妍媸也今以心之用智之用分看似未精至於禽獸不但知寒覺暖而已飢飽男女好生惡死與人不相遠者多矣此皆智之用也雖不能稟得全體其一處之通不可謂全無所稟

答蔡君範

本然之性

人性之善如水性之就下孟子所謂性善程子所謂凡人說性皆言繼之者善皆此也

氣質之性

氣質云者指心也心有昏明強弱之殊則理寓於其

中者安得不有萬不齊哉此召誥所謂節性之性也
孔子所謂相近之性也

未發時

心之未發氣不用事理雖墮在氣中而本體自如有
何善惡之可言者沖漠而已寂然而已程子曰不是
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各自出來

兩物指善惡也

已發時

太極圖說曰五性感動善惡分通書曰幾善惡此皆
從已發後言之也所感有正有邪故其動有中理不
中理斯有善惡之分所謂中理者以其氣質清粹直
遂其性者也所謂不中理者以其氣質駁雜理為所
掩而不能直遂者也必須變化氣質而後可得以中
理矣

古者聖賢論性者不一子思於中庸專言天命之性
而不及氣質若言氣質何以說率性孟子之言性善
蓋出於此也濂溪於通書以剛柔善惡言性使人自
易其惡自至其中程子之言人生氣稟理有善惡者
與通書若合符節其亦密矣程子曰性出於天才出
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不善而性
則無不善可謂八字打開矣茲數說者或言本性以

明體用之一源或言氣質以示變化之要道或兼兩者而言以示理氣之不相離意各有在言各有當而後人聽瑩往往執此而疑彼真如暗中之摸象矣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此一語該貫精明誠千古之妙訣也若於此十分透得則無處不破竹也

答蔡君範 戊子十二月

華陽之會何日忘之十月書玩慰不釋直齋李中丞以微恙不起慘痛何可言善人之以此多無亦運氣所關耶山中問答謹悉因此而細加商研乃知向來所講論頗有疎漏者可悚可悚高見之合於鄙意者俱不議為而只於其疑處付籤奉質未知以為如何早晚回示可否為幸

答蔡君範 辛卯

性者心中所具之理也情是流出運用底因其性之有智故情能知此十字朱子答南軒書自知寒覺暖推以至於知事覺理雖有小大之殊其為知覺則一非別件物也智者知覺之本也知覺者智之用也心也者統性情而貫體用者也朱夫子答潘柄書曰心之知覺即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又曰具

此理而覺其爲是非者心也此二節言心爲性情之統也又曰以智言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性也所以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此二節以智之體用分性情而言之也其曰所以知是非之理及知是非而是非之知字卽知覺之知字也語意正與所謂知覺事理者智之用也其所以知覺者性之智也一般要之皆心之所統也豈有心能知覺而智獨不干於知覺之理乎以人心知覺諉之以無理則已如其不然心中所具之理不過仁義禮智四德而已四者之外更有何理就此四德之中而

尋求其知覺之所由本則襯貼緊著孰有切於智者乎此則不待明者而可悉也但以知覺爲智之用則當如義之羞惡禮之辭讓發而後可見而心體虛靈如鏡之照雖在物未感之時本自有能知覺不昧者何哉每以此往來于曾中而久未能斷置矣後來思之智之有知覺猶仁之有流行周徹動靜統管終始故知覺有昏昧時則心爲枯木而已流行有間斷時則心爲死物而已故四德之仁智一以包之一以貞之仁爲體統智爲根柢勢不可一息相無朱子答方伯謨曰以用言則元爲主

以體言則智為主此言豈欺我哉是以乾文言不言智而曰幹事孟子之論四端偏以不忍之一端明之其義一也夫子於魯論及易繫中屢以仁智對言者恐此意也如是推之則理極分曉智之所以妙用處亦略可見矣

此說極精

有人說性即理心即氣也理無形迹氣有形迹無形迹者是體有形迹者是用愚答云性體也情其用也心是妙性情而貫體用者也心與性一也今若以體用分言之則未發用前謂之無心可乎其

後細思之無形者是形而上之道也有形底是形

而下之器也以形而上下分屬體用亦甚不精竊

意道上可以言體用器上亦可言體用性可以體

用言渾然一理性之體心亦可以體用言虛靈不

體隨事而感心之用不審如何

形而上之中當分體用隱體也費用也今若以形而下之器

為道之用則大錯盛辨得之

人物各得五性之說論者每以中庸首章註為證此恐太泥朱夫子嘗曰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理則未嘗不同此即所謂論萬物之一原理同而

氣異者也孟子集註亦曰仁義禮智之粹然者豈
物之所得而全此卽所謂觀萬物之具體則氣猶
相近而理絕不同者也豈可執一於此而有若摸
象於暗中乎今但言人物不同性者少欠曲折蓋
自其一原處而論之則天賦之理物我雖同以其
異體者而觀之則物受之理偏全各異以堯舜之
聖可謂極盡人物之性而唐虞之世黎民於變彝
倫克敘者以人性之同得其正也至於鳥獸則雖
曰咸若搏噬者自搏噬聚麀者自聚麀曷嘗有鬻
鬻於仁義禮智之本然者乎此則物性之偏所以

異於人也斯義也中庸傳註中旋自說破顧未之
察耳如以牛馬之耕乘雞犬之鳴
吠鸞魚之飛躍為率性之類栗谷先生曰人
之性非物之性者氣之局也人之理卽物之理者
理之通也又詩曰水逐方圓器空隨大小瓶真可
謂八字打開顛撲不破者也噫人之所以異於物
者以其全五常之性也性之所以該五常者以其
稟五行精秀之氣也彼飛走動植之受氣偏駁者
其可與稟五行精秀之氣而為衆物之靈者均一
哉就中稟木之氣多者其性或仁如虎狼稟金之
氣多者其性或義如蜂蟻然其仁其義果可與克

己之仁制事之義同乎哉萬物形化各一其性者自是不易之論今若曰人與物性更無偏全之別則却是懲執於認氣爲性之弊而矯枉過直卒同歸於一病也如何

所論洞快

氣質之清濁粹駁有生初一定者也智愚賢不肖之別只在於此今有一種說以爲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人莫不各有至清極粹之氣審如此則栗谷所謂理無變而氣有變繼善成性之理則無所不在而湛一清虛之氣多有不在者何謂也且當未

發之時理既本自純善氣亦無美惡之殊則及其發也何自而有中節不中節之端是堯舜桀跖之爲聖爲狂不係於氣質之粹駁而學者未必從事於澄治之工爲害殊不細如何

來說甚是

聖賢言智處或以屬陽或以屬陰竊意智者體柔而用剛或以體言或以用言故有屬陰屬陽之異耶

或以體言或以用言云者似得之矣

答蔡君範 壬辰七月

栗谷先生曰沖漠無朕者只是單指太極而言又曰既是陰則亦象也安得謂之沖漠無朕乎竊意沖漠無朕爲太極之說實本於此纔謂之陰則是亦有朕也非無朕故愚意亦以甲說爲長矣及承來誨反覆思惟自其萬物之體統者而言之則沖漠無朕太極之體也一動一靜太極之用也自其人心之各具者而觀之則沖漠無朕體之靜也感以遂通用之動也如是推得方可謂顛撲不破矣鯁生前說只論體統之太極而不及於人心之各具不亦近於擔板漢乎且太極兼體用該動靜不

唯不可以偏言靜亦不可以偏言體以沖漠爲太極者果未盡

栗谷先生所謂單指太極云者指圖說無極而太極也沖漠無朕正是無聲無臭之義也既是陰則是亦象云者指圖說靜而生陰之陰也如晝之陽夜之陰日之陽月之陰也豈非象乎安得謂之沖漠無朕也科業停廢可否

昔年鄙人之志一如來諭庚申拜先師於板橋以停廢舉業之意稟于侍寢時先生快許之厥後雖科第學問兩無所成而區區此心未嘗少有所恨今於辱

詢寧不喜聞但吾友上有老親事勢與孤露情懷迥別亦何敢容易擅斷哉若親意肯許則謝絕浮榮專心此事豈不是大幸也

答蔡君範 癸巳五月

往年之洪問費隱章小註鳶飛魚躍費也之說可疑夫費者道之用也飛躍氣也以飛躍作費看不幾於認器爲道乎下教曰鳶魚器也飛躍費也所以飛躍隱也小子雖不敢自信而終未能渙然矣及看尤菴先生答李同甫書曰經文旣曰君子之道費而隱所謂費者亦道也謂之道之用見乎形

而下則可直以形而下者爲道之用則不可又曰小註費也此說卽所謂形而下者爲費之意愚尋常有疑云云此與先生前日下教之意似不同竊意於此更有合商量者如何

道之用實行乎氣中何嘗離氣而言乎以鳶飛魚躍言之鳶魚之舉翼躍鱗氣也其所舉所躍非理乎朱子曰形而下者甚廣其形而上者實行乎其中又曰所以飛所以躍理也氣便載得許多理出來詳味乎此則可以渙然也飛躍費也之說正如中庸以父子君臣爲達道父子君臣是形而下者子思豈真以形

而下者爲達道哉卽乎父子君臣而慈孝仁敬之道存焉故其爲訓如此此等語正當活看而認取正意恐不可泥著也

答蔡君範 甲午

輯覽時祭具饌條及擊蒙要訣俱有用生魚肉之文或言生魚肉乃帝王家及學校郊社等祀合用之私家用之太涉僭踰故老先生家皆不用之至若用膾以其俗尚之饌非取義於用生云云或者又曰生魚肉非今人所食祭用亦未安云此說與說玄酒之義不同且禮曰有虞氏尚氣周人尚臭

馬氏曰鬼神之享在敬而不在味諉之以非褻味而不用生魚肉者果合於古人制禮之意耶

生魚肉涑水願菴粟谷以爲不可不用沙溪以爲不可用此皆攷據古禮之言也朱子則以燕器代祭器常饌代俎肉一說也祭用血肉者蓋要藉其生氣者又一說也是以老先生答人問以兼用生熟爲辭錄于左方矣然老先生宅祭祀未嘗聞生魚肉之薦初喪及遷葬時鄙人皆參祭而目睹矣鄙家則魚膾肉膾隨得用之未嘗別用生魚肉私家僭踰之教愚未嘗聞矣

禮家所謂魚肉未知用湯與否用生與否也然
禮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又以爲鬼神反
本故亦尚質然則兼用生物如要訣之說恐亦

無妨

此老先生
答人問

曲禮註曰天產陽屬故其數奇地產陰屬故其數
偶郊特牲言鼎俎奇而籩豆偶禮家仍之言湯用
五色果用六色而栗谷要訣云果用三色或五色
者何義

要訣果品蓋本於司馬氏程氏而沙溪嘗以特牲之
說爲正矣

家禮設饌圖第一行與要訣不同而之洪家設饌
第一行偶與要訣同此則據栗谷定規從先祖行
之未知如何

朱子嘗曰得一書爲據足矣遵行要訣已久則何必
變改

之洪家點茶時以熟水代進以匙箸取飯小許投
水澆之此於禮無可據但思之以飯代茶末以匙
代筯如是行之似亦是存羊之意故姑存之以俟
明誨

程子曰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行之已久不改

何妨但哀侍既欲一一從禮則純用古禮尤謹嚴
未練前朝夕哭禮無展拜之文何也蓋朝夕哭是
象生時定省之禮者也定省之禮禮記小學等書
俱無參拜溫公書儀亦無但有唱喏一款而聞尤
菴老先生云定省時當拜宋氏諸家至今遵行云
伏未知門下曾有關聽否若然則朝夕哭不拜未
知何義或曰三年之內孝子常侍几筵之側故不
拜此說似然然既練之後孝子亦不離於几筵之
側而退溪言當展拜何也

同春先生問曰練後雖止朝夕哭而晨昏展拜似合
情禮退溪亦許之遵行何如沙溪先生答曰似然然
以朱子說觀之三年之內有常侍几筵之義朝夕參
拜未知如何據此則晨昏似無拜禮矣侍坐函丈之
日雖未嘗以此事稟問而都正及敘九兄弟定省時
未見有參拜之節矣

三年內墓祭時當有參神否

三年之內朝夕哭雖無拜禮而上墓則必哭拜以此
言之墓祭似當有參神

頃日之洪問神道尚右而先生嘗答黃澗院儒書
以東爲上云其義何居下教曰古者昭居左穆居

右是以左爲上云矣偶看大全答陳安卿書曰昭穆但分世數不爲分尊卑如父爲穆則子爲昭又豈可以尊卑論乎周家廟制文王爲穆武王爲昭此可攷云云今以神道尚左之說爲是小子不能無惑焉

滄洲精舍位次濂溪居左明道居右此朱子所定也靜江三先生祠記濂溪在東序明道伊川在西序此南軒所定也以周世數圖觀之則后稷爲太祖不啻爲昭鞠爲穆此亦以左爲上也所示答陳安卿書只論昭常爲昭穆常爲穆之義蓋父爲昭子爲穆則昭

尊穆卑父爲穆子爲昭則穆尊昭卑不可以尊卑定昭穆也與古者以東爲上之義自別也若神道尚右之次肇於漢明帝時非古禮也七十老而傳則祭先一款亦當使其子主之耶其旁題何以爲之

朱子有藐孤孫鑑託重之辭而改題一款決不可行矣

小斂遷尸後拜賓當從士喪禮否

士喪禮今不可從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象其平生出必辭尊

者也其不言朝禰而必稱朝祖者何義也妻朝夫廟亦不害禮否

以妻朝夫廟未知其必合禮意也不言朝禰而言朝祖者亦是重祖廟之意耶

六賢陞配時聞朱子位居康節下云事體恐未安未可變通否

今此六賢陞配之論初出於老先生而先生之說本於朱夫子滄洲精舍位次師門已定之論後學何敢有異議哉不拘世代只以道德爲次第則朱子孔子後一人亦將陞之於周程之上乎凡此非大眼目大

力量言出而爲法於百世者則不敢可否於其間也禮并有喪者輕者包重者特或言男子輕腰當以斬衰之葛齊衰之麻二帶并服之乃合於間傳麻同則兼服之義此說未知如何

輕者包間傳之說雖如彼諸老先生家未聞有行此者不敢質言其可從

女未及廟見而死則禮有不遷廟不祔姑不歸葬之禮而或者人家形勢所拘不得趁時于歸至老不能廟見者有之若此者其不得用此禮明矣然娶婦未三日而死者或僅行醮禮而未及成婦者

則當用此禮耶

雖為夫婦未見廟則不入廟僅行醮禮而死者入廟一節行之似難

答蔡君範

高宗之喪在淳熙十四年丁未先生七月除江西提刑辭不允高宗之喪在此時無赴哭之文未可知也無乃年譜中落書耶孝宗之喪在紹熙五年朱子為湖南安撫使七月寧宗召赴行在而辭八月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至明年十月朔始入國門以此見之則孝宗之喪只哭臨於湖南而無赴闕之事可知晦齋

於中宗之喪以判尹病未赴沙溪於宣廟之喪

以前郡守不赴

此數條來示有差處考呈

甲寅大喪時先生去就甚難自萬義入哭於管子橋作門之外仍出東大門外初欲成服於良才舊館基蓋館基亦是公家也徐又思之曰城門亦是國門成服於東大門外而還出矣

寒水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寒水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書

答崔成仲

徵厚○戊子

或者以為五性各占界分如手足左右之各有所
 在若五者對峙并立於方寸中者然此說如何
 朱子曰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又曰仁義兩
 字是箇大界限此欲狀性之體段自不得不如此言
 之非實有形象間架之各有限隔也活看可也至於
 手足左右之譬對峙并立之云似若指有形體者言
 大誤

未發之前只有本然之性不可謂氣質之性及其發也方可見氣質之性或者辨之曰兼本然所寓之氣命之曰氣質之性安得謂未發之前只有本然之性乎未知何者為得

朱子曰仁義禮智猶是成之者性程子曰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若據此則未發之性安得離氣質單言哉且本然之性云者謂性之本體如此也今以本然氣質把作二性看亦似未精

或者以為氣質之氣字與形氣之氣字有異氣之發者非耳目口鼻四肢百體之氣只是心之氣此

說如何

氣發之氣指心也形氣二字指耳目口鼻也形氣之氣氣發之氣似不可合而言之

答崔成仲 戊子

祖母喪中遭父喪者以何服為重而常持乎沙溪先生曰昔年人有遭祖與父喪者疑持服愚以為俱是斬衰而祖尊當以所尊為重以此觀之祖母與父喪齊斬既異恐當以斬衰為重未知如何有人問於華陽曰祖母喪中遭父喪者常著何服老先生答曰此禮無明文吾家嘗有如此事喪人常著

祖母服未知於禮果如何也愚之所聞於先生者如此

答崔成仲 庚寅十一月

禽獸不能盡得五常之性看來尤覺分曉大抵人物之性異同只在理氣離合看分而看之則無論稟賦之初與後人物皆得太極之全體而其性同矣合而看之則人得其全物得其偏自其稟賦之初已然而其性異矣愚嘗答德昭書曰天命流行莫不均賦而由氣之偏或不能全上句即所謂分而看之者也下句即所謂合而看之者也德昭以

此言爲恰好無病未知然否伏望更賜批教
示諭謹領高見與鄙意正相符合而分看合看云云
尤得其要旨德昭所謂恰好者不可易也

答崔成仲 辛卯四月

戀思悠悠春盡而益難裁德昭至備聞靜養貞吉仍
奉手筆仰領多少披喜萬萬若親面晤僕前月往來
華陽歸棲幸免疾作耳成達卿喪慘慟何極蓋其篤
學純行大爲儕友之所推重前頭成就所望不淺而
意外凋謝如彼其所悼惜奚但文義之淡也禽獸不
能稟五常之義高見與愚意本自脗合今觀盛諭無

所容議近與晦甫公舉亦講此事而二友不以爲然此難以口舌爭更加沉潛玩繹則必有歸一之日唯是之企

答崔成仲 壬辰正月

中庸天命之性即乎形氣之中指其所得乎天之本體而不雜乎形氣而爲言也理者句性此即然非有以離乎形氣也性者皆因非形則性善無所賦凡言故木之理方可謂之仁金之理方可謂之義矣此政一而二二而一者而若或泥看本然不雜之義離乎形氣而別討得五性之目則離木金之氣而

得仁義之名矣得無近於懸空強排耶

天命之性云云所示甚精無容議爲朱夫子曰仁義禮智猶是成之者性正恐後人之錯認而有此教也

答崔成仲 十月

中庸十六章言鬼神之德貫前後三章之義前承下教既以書紳而近讀此書敢有蠡測焉蓋自十章費隱之義也十二章備言夫婦與知能行語小莫能破聖人不能知行語大莫能載而中著鳶魚飛躍之詩以見造端乎夫婦者無非此鳶魚飛躍

之理也察乎天地者亦無非此鳶魚飛躍之理也
至於十六章以前庸德庸言不怨不尤自邇自卑
者言費之小以後大德受命武王纘緒周公繼述
者言費之大及論鬼神之神則復說隱以應鳶飛
魚躍之詩以見前後三章所言無非鬼神之德也
朱子所謂兼費隱包大小者意蓋如此耶

十二章夫婦聖人以遠近而言莫能載莫能破以大
小而言蓋以極言道之費者於遠近大小無所不在
者而又復提出鳶魚二物以明此道流行活潑不滯
一隅之妙蓋以鳶魚釋費隱之道非要以費隱釋鳶

魚之理也且此章之指摠而言之則第二節以道之
在遠近大小在人事者而言第三節以道之在上下
在萬物者而言末一節包上文兩節而摠結之其不
以鳶魚包括一章之義而言者此又可見矣鬼神前
後六章只言費而不言隱蓋包隱在不言之中而人
亦未易曉得其然者故於中間說鬼神以明道雖至
費而未嘗不隱者此鬼神一章所以處於六章之間
者也蓋前後六章極言道之費而又說鬼神以明道
之妙用不可測度者前後六章又皆以人事言此章
包萬物而言此前後六章正與十二章夫婦聖人之

意相應而此章又與鳶飛魚躍之意相應者也來諭
蓋欲推得此義而又以六章為釋鬼神之意者語意
賓主之間似不免差互未知如何

答崔成仲 癸巳四月

程林隱心學圖退溪先生嘗極其稱賞而栗谷先
生論辨其位置工夫之反易失序尤菴先生所著
心經釋疑只曰李文成以此圖為未安而不明言
程氏之失何耶老先生平日亦不以退溪說為未
然耶

程氏心學圖老先生嘗以栗谷說為是而釋疑不甚

耳
明辨者以非議退溪為嫌而然也當日侍坐言猶在

答崔成仲 四月

世或有葬而返魂於他所者恐非神返室堂之義
又失於反諸其所作反諸其所養之禮然事勢大
有相礙則不得已返于他所耶徵厚之姑母家于
此十餘年而歿其夫黨將欲返魂於其家俾其遺
孤奉饋奠恐不可以有違於返哭之節而止之也
未知如何

婦人以夫家為家而死則夫黨主之生時雖寄養於

已之親黨復非其所葬後返哭於夫家事理當然矣
葬後若暫返所居之室行虞卒哭徐還夫家則似為
曲盡情文而又未知葬所果在何地而能無掣礙之
端否

內從韓弘祚死後內舅愍其早歿無嗣詢得族人
之子將聞于朝定為後嗣而但禮斜受服之際拖
延歲月勢將迫初期矣當計為後者之受服日月
實數以為練祥則撤靈座當在三歲之後而內舅
及喪婦除服亦依先滿先除之例耶小記所云為
長子禫指傳重長子而言也今內舅雖主其喪而

猶是繼禫之宗也禫不可自主而使為後者行禫
耶昔年在三洲座上時有人來問祖在母喪誰可
主禫洲丈答曰小記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
之禫亦當如虞卒哭而其子主之云云未知此說
如何此亦可據以為證於祖在為父禫者耶願承

批誨

為人後者禮斜迫初期之時則當計受服日月實數
行練祥禫雖遲一年大祥之前似不可撤靈座矣家
長及喪婦除服則自當依先滿先除之禮矣但凡筵
未輟而喪婦除服在於一年之前似不忍愚意三年

後禮斜事勢平順而禮制無礙未知如何○宋時父在母喪猶服三年其禫也父雖無服父猶主祭此明有朱子說據此則禫祭雖行於家長除服之後父當主之矣父在父為主禮之大節三洲小記之引未知其必然也

答崔成仲 六月

近來氣質五常之論各說異同莫有歸一之望而至於經傳之旨因此破碎有驅率聖言以合己意之弊矣頃聞彥明久留門下其能言下即契不復如前之墨守耶

彥明頃日之訪頗得從容講論但氣質五常之說終不改舊見勢不得不姑為倚閣矣

雜記大功之末冠子之說張子以為衍文而家禮只言大功未葬不可行然則大功既葬後冠子可以無疑矣但禮賓獻酬之節揆以九月之喪不與宴樂之禮則恐似未安而若裁以不醴撤饌之義而廢不行焉則誠似過矣未知何以則得其中耶既不嫌於自行此等禮節則亦可為賓贊於他人冠子之禮歟

雜記此段難解必有錯誤難以張子之意作衍文而

釋之亦未分曉家禮既有朱夫子定論何必遠求於
難解之古文耶禮大功將至辟琴瑟此謂當宴大功
者至則屏退琴瑟也禮賓雖曰盛儀視管絃有間廢
而不行誠似太過矣爲主人爲賓贊有何差異○本
服暮而爲大功者雖葬後似未安如何

答崔成仲

乙未八月

書儀曰先用麻繩撮髻又以布爲頭帶家禮之文實
本於此以此觀之則括髮之後當又施布帶矣同春
先生則以麻繩爲斬衰事以布帶爲齊衰事未知於
古有據否

答崔成仲

疾病遷居正寢者通言父母耶蓋正寢在中門內
而婦人及日乎中門之內則正寢亦婦人所至之
處而通行正禮故笄禮及醮子醮女皆行於此而
至於疾時尤不可不重終也是以士喪禮註疾者
齊故于正寢大記註亦曰卒當於正處云而亦不
分男女以此言之遷居正寢似是通言父母也然
以喪大記世婦卒於正寢士之妻皆死於私寢之
文觀之則唯貴者宜遷而家禮不言恐當以家禮
爲正

似當以家禮爲正也註旣言男子婦女云云則通言無疑

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此婦人男子是摠稱抑別有所指耶若摠稱云而以朱子揮婦人出諸門外之意觀之則父母之於子女皆不可見耶第喪大記註曰君子重終爲其相褻且春秋僖公薨於小寢譏其近女室且會成亦言君子于其死也欲終始而不褻則男女之分明夫婦之化興詳此文意則所謂男子婦人者似非摠稱如何

本意出於不褻男女之義以此文勢觀之則不但夫婦間而已子女外餘親男女似皆包言

陳襲衣條不別言婦人服何也豈澣衣男女不嫌通服故不別言男女服耶曾聞老先生於女喪亦用澣衣云莫亦從家禮故耶

集說曰襲斂之禮無婦人想亦只以類推亦當襲以常服備要註曰女喪則圓衫或蒙頭衣長襖子家禮之不別言婦人服似是文不備而然也男女通服澣衣雖有古文然家禮常時男女各有盛服送終之節似不可通服而無別也先師於女喪一番用澣衣愚

亦聞之似亦從古之意耶

喪服條無帶下尺蓋家禮既曰衣長過腰則其所謂帶下尺非遺却乃不言也未知如何

來示似然

襲條悉去病時衣及復衣一節備要移之於沐浴條引喪大記註去病時所加新衣及復衣以竣沐浴之文而證之輯覽又引諸家註說而辨之曰去復衣一節宜入於設牀遷尸之時矣既曰浹衣袍襖之類而遷尸其上而又曰易以新衣文似倒疊云云詳此命意則沙溪先生蓋以悉去之去字作

撤去之去字看而疑家禮於襲時始撤去而易之也此不敢曉蓋家禮亦言悉去病時衣及復衣悉去二字專為不用而設非謂至是而方撤去也如言悉不用病時衣及復衣於襲而皆用此浹衣袍襖等新衣云爾如是看則文理脉絡似不至倒疊如何

家禮則沐浴與襲分作兩大文故悉去舊衣在於襲條而備要則襲與沐浴通作一條故去舊衣而沐浴沐浴後易新衣次序益分明輯覽所謂倒疊云云未可曉也

朝夕設櫛頽奉養之具云而不言設之之所備要圖亦不言焉當設於何處且奉養二字只作櫛頽看否然則朝夕之夕字似無歸著如何

雖未知設之之所而似當在尸牀之側矣夕時奉養之具亦必是平日所用之物也

大斂條云畱婦人兩人守之何義內喪則婦人可矣至於外喪亦必以婦人守之耶

此婦人通指女子婢妾而言男僕不敢入門內則舍婦人而使誰守殯乎

主人以下各歸喪次條大功以下異居者既殯而

歸居宿於外三月而復寢云云大功以下小功總麻亦皆三月而復寢耶成服條曰五月三月者飲酒食肉冠婚條亦云大功未葬前不可行禮則小功總麻未葬前行禮可知也既飲酒食肉又婚且冠焉則安有不復寢之理乎此必有文不備處可以活看而以以下二字只貼既殯而歸看以居宿以下九字貼大功看否

以下二字活看如來示可也

經帶家禮在成服條而備要從古禮移於小斂條豈朱子之意以成服前則襲斂等事重在於送死

而至於生人則其繁文縟節有難一一暇及故凡此經帶故移成服耶

古禮則主詳家禮則從簡得一書為據可矣

腰經散垂三尺終無絞之之文而於備要則小斂後散垂而至成服絞之以大全答胡伯量書經帶兩頭皆散垂之以象大帶之文觀之則家禮散垂三尺者象大帶之屈垂三尺也家禮不絞之意似亦明白恐不必泥古絞之如何

備要之說實據儀禮禮記則恐不可易

婦人經帶家禮不言而附註楊氏參古禮補之蓋

家禮不唯不言婦人經帶古禮并無婦人之帶至於笄禮只云冠子背子而亦不言帶宋時已無婦人帶也若婦人於平時吉禮既不帶則何獨於喪服而有帶乎以此家禮只言大袖長裙而不言經帶耶

家禮與古禮不同處非一蓋從俗從簡也雖然記曰婦人重腰如此處似當從古禮如何

朝奠條奉魂帛出就靈座蓋出就即自靈牀出就也大斂設靈牀後無置魂帛靈牀之文而此云云者似無來歷豈闕文耶然則魂帛於設靈牀後又

時卽當入置如何

來示然矣

朝奠條附註楊氏引初喪立喪主條凡主人謂長子以奉饋奠之文與父在子無主喪之禮而合之曰長子主喪以奉饋奠以子爲母喪恩重服重故也朔奠則父爲主者朔殷奠以尊者爲主也云此恐不然蓋初喪喪主之長子是適子爲父母喪三年者而父在子無主喪者是父在服母替者也其爲各項不啻分明而今楊氏所以并而一之者何也恐失照勘

兩說各爲一項而楊氏合而一之果誤

賻用錢帛條唯親友分厚者有之云云以賻狀某上某人靈筵之文觀之所謂分厚者似指死者也但儀禮云知死者贈知生者賻然則雖不知死者苟與生者分厚則皆當賻之而至於婦人未嘗升堂拜者亦皆有狀而賻耶

分厚似是通指死生而言賻狀云云只言其大槩開塋域祀后土附註溫公說曰擇遠親或賓客爲之而及祝執事皆素服旣以遠親或賓客告后土則不必用素服而此云云者何義家禮所以易以

吉服者其意儘非偶然而備要圖亦取溫公此不敢知也

備要從家禮云告者吉服圖所謂吉冠素服恐失照

勤
家禮俱載黼黻雲二翟而不言士大夫用之之異同則其通用無疑丘氏以爲今擬大夫用黻翟二雲翟二士用雲翟二云而備要亦取此說丘氏之不從家禮而士不用黻翟何所據耶喪大記註曰翟節棺者以華道路及壙中不欲衆惡其親說文又曰大夫四士二云云而亦不分黻雲則丘氏說

恐未可從當以家禮爲正如何

輯覽曰按禮唯諸侯得用黼翟家禮用書儀舊文溫公是諸侯其用黼翟之制以此耶黻亦大夫所用士恐不得用丘氏所定似有所據不敢容易非斥

柩行則主人以下哭步從返魂則皆乘車馬豈有差殊於柩行而然耶

本註主人以下哭從如來儀是步從也何以曰乘車馬乎下文所謂卑幼亦乘車馬者非指主人而言

虞祭陳器具饌條家禮本文則酒瓶并架一於靈座東南而備要圖則於門外東階上而無架本文

則置卓子於酒甌之東設注子盤盞於其上而圖則於門外西階上本文則置卓子於湯甌西設祝版於其上而圖則無卓子何也

備要實據家禮則圖之有所異同者并以家禮為正似可

祝辭夜處下小心喪忌不惰其身八字家禮則自小祥至禫皆有之而備要只曰小祥者何意思有闕文

來示然矣

小祥陳練服條丈夫婦人各設次於別所置練服

於其中蓋家禮於喪服丈夫衰裳婦人大袖長裙外無他衣則此所謂練服者卽衰裳與大袖長裙也今按備要則家禮無受服所以從簡此何據以其下以練布為冠去負版辟領衰為疑則恐未然蓋以練布為冠云者謂冠亦以練布為之而去負版等云者是以練布為衰裳不為負版等云也截長裙之截字亦同此意然則家禮受服似甚分明如何

來示然矣

答李公舉

東○丁亥十一月

寒水齋集卷十三

書

十六

卽今士夫家無別置墓田者只有所謂奉祀條田民而已長房或有頗易者田土奴婢屢換其主則保存未易無寧不動以厚宗家之爲愈故某家方奉安高祖遞遷之位而所謂奉祀條田民辭而不受老先生所教之意亦如此而然耶在宗家之道送之似得而聞 國法無移送之文此所未考不能質言也
古有承襲之規未娶而有官者多婦家用某官字以此耶某氏猶言某姓之家壻家用某氏字亦無疑
古者男女喪通用掩中古男子易以冠帽又易以幅巾女喪則當依舊用掩耳

祝辭中故字是朱夫子原本非胡元避皇字而所改也告與祝豈有所異故字之只見於一處而不見於他處者恐是偶然耶

祝文所謂小祥則云者謂自小祥如此之意也備要忌祭祝註曰妻弟以下云亾日復至據此則弟以下有祝無疑

答李公舉 己丑五月

劄疑恐是止底是句謂當行止不成說話
先生之意以爲當行之理便是冲漠無朕而子約以冲漠無朕爲大本以當行之理爲達道是當行之理

之外別有沖漠無朕故曰不成說話

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

此以易言之象數未形者謂象卦爻未形之前也其理已具者謂未畫卦前已有易也形器已具者卦爻已成也理無朕者未問吉凶之前吉凶之理已具於卦爻之中而無端緒也繫辭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註曰易指著卦無思為言其無心也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寂之用據此則所謂無朕正指寂然不動之時也

陰陽也君臣父子也皆事物也

陰陽已具則必有流行之理君臣父子已具則必有仁敬慈孝之理此亦皆指當行者言也非指已行處也

只此當然之理沖漠無朕非此理之外別有一物
沖漠無朕也

當時之人必有以天地未判萬物未生之前其象沖漠無朕為道之本源若老子玄牝之說者故朱子之言如此更加商研如何○太極圖說註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微字及已悉三字明白直說更無可疑捨此明文而

別求他證何也

答李公舉七月

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此言性理也知覺氣也合二者而名之曰心也大抵正蒙文字不如程朱說話如合虛與氣有性之名一句以虛字當理字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一句知覺中兼包虛靈之意其實虛靈是心之體段知覺是發於虛靈而運用底知覺二字安得兼包兩義活看可也心統性情一句朱子以為不如作心者性情之統橫渠文法本自如此定性之性亦以性字代心字

心之知覺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

此乃大全答潘謙之書中語也橫渠語錄心統性情條又有朱子所釋與答潘書大同小異而無之知覺三字其文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性情之主即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以智言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性也所以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覺其為是非者心也愚竊詳此書之旨具此理者心也知是非之知字與覺其為是非之覺字乃所謂心之知覺乃所謂行此情者然則答潘書中此句語無乃有闕文或誤字耶當更考他書

一性渾然而知覺不昧

此九字雖指未發而言然上四字指靜下四字指靜中之動也猶言復見天地之心也萬物未生可謂至靜之時而天地之心則動之端也朱子與南軒論動靜而以復卦當未發時亦與此段一般意思請夏商研

大全答吳晦叔書以知覺為智之用○答游誠之書曰仁自是愛之體覺自是智之用○答胡廣仲書曰上蔡之言知覺謂識痛痒能酬酢者乃心之用而智之端也○凡此所論皆以知覺為用而未有兼體而

言處考之如何

三洲之見嘗以為知覺自有體用守之甚確愚則曰知覺心之用虛靈心之體所以靈所以知覺者智也譬之於鏡知覺是照也靈是明也智者所以明與照之理也然則訓知覺者或作心之用或作智之用何所不可今必分之曰是非是智之端知覺則只可屬於心而不可屬於智若是則心性為二物而天下有性外之物也其可乎哉大抵晦甫之見與鄙意相符

追書

大全答張欽夫書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

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
事物糾紛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
獲其身不見其人也三十九卷板

若據孟子本文則程子釋之已詳矣曰知是知此事

知此事當覺是覺此理當知此事之理也意已分明不

必更求玄妙三十二卷卅一板答欽夫書

答李公舉庚寅八月

子益文字所未曾聞今以來示中語句觀之不勝駭
怪渠以英才平日言議堂堂常有過高之慮不料見
識之迷錯一至於此殊可惜也高明之見剖破明快

令人敬服

答李公舉 壬辰七月

栗谷先生曰人之性非物之性者氣之局也人之理
卽物之理者理之通也所謂理通者何謂也正以太
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所謂氣局者何
謂也正以人與物所得之性不無偏全之異也唯人
也稟五行之全氣故盡得五常之全德物則僅得形
氣之一偏故不能有以通貫乎全體此在中庸或問
極分曉今來示提說偏全字非一而還又言物亦盡
具五常此愚之未能瑩然者也無乃別以他義看偏

全字耶於此相合則可無多少論辨矣孟子生之謂性章註亦曰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以全哉亦此意也

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竊觀盛意每以命字當性字仁義禮智猶是成之者性何可與天所賦之命無所分別乎如以天命言之物物之中無不各具太極之全體粟翁所謂理通者此也孰敢有間於來說乎朱子嘗曰謂之理同則可謂之性同則不可幸於此分別理會而更教之

頃年高明問曰未發時亦有善惡乎愚答曰五性感

動之後善惡出矣未發之時寧有善惡之可言者乎高明笑曰果然矣未發時有善惡之云是德昭之見也愚以為如此則德昭誤矣其後德昭之來叩其所見儘不然矣其意蓋謂有生之初便有氣質之性清濁粹駁有萬不齊其本領之美惡如此故為發後淑慝之種子非謂未接物時惡念常存於心也此說不無所見故愚嘗印可之矣今承來示無乃愚見亦非耶大學或問論此曰所賦之質清者智而濁者愚美者賢而惡者不肖觀乎此則德昭之見亦有所據斥之雖嚴必不服矣

答李公舉九月

人之氣質得於有生之初雖未發之前美惡自在唯其外物未接氣不用事故本性湛然有善無惡雖衆人如有此時則與聖人無異及其外物之邪正觸其形而動其中也氣質之美者感其正而易趨於善氣質之惡者感其邪而易趨於惡此理勢之不得不然者也然則德昭之種子云云有何所病而呵叱如彼也

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程子分而言之曰天所賦謂命物所受謂性其意有在蓋天所授謂命者即繼之者善孟子所謂性善蓋本於此物所受謂性者即成之者性孔子所謂性相近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於此已具矣孟子之言極本窮源之論也孔子之言兼氣質而言也必合兩說而參看然後其義乃備高明若虛心遜志濯去前見以來新意則當自覺悟矣

太極圖

第一圈 無極而太極 道之體 隱者體之微

自其微者而觀之云云

正釋此圖之義

第二圈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繼之者善

天所賦謂命 元者善之長

第三圈 陽變陰合生水火木金土 費者用之

廣 道之流行之用 元亨 自其著者而觀之

云云 正釋此二圈之義

語類曰形而下者甚廣形而上者實行于其中無物不具無處不有故曰費圖說註曰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此兩說文異而意同其實一事今日微著二字難與費隱相準不知高見何故如此決知其不然速改是望

蓋太極之用實行於形而下之中安得不以形而下起頭乎信如盛論著字但指陰陽而已則生陽上何故著太極動三字不同位下何故著太極無不在五字乎雖以形而下為起頭歸重於太極之用皎然總論所謂即事即物此理無不在焉者豈非亦歸重於太極乎試以一事言之天者象也行健者費也若如來示則不言天而只言行健可乎

第四圈 氣化 第五圈 形化 物所受謂性

成者之性 仁義禮智信是五行之德

氣質云者指心而言也太極之理囿在心中故曰性此所謂生之謂性也性以天道言之則為用以人心言之則為體

程子曰人生氣稟理有善惡又曰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又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所謂性善是也此一條望詳釋以示

栗谷曰人之理卽物之理者理之通也人之性非物之性者氣之局也下條語高明每以氣質當之然則兩性字釋以何義願聞之

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以全哉此已有朱子定論而高明每曰物亦具五常然則此訓不可信耶

勉齋說一條
問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同何

也勉齋黃氏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也曰旣言氣質之性有善惡則不復有天地之性矣子思子又有未發之中何也曰性固爲氣質所雜矣然方其未發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贏乏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理隨之由是至善之性聽命於氣善惡由之而判矣此未發之前天地

之性純粹至善而子思之所謂中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則理固有寂感而靜則其本也動則有萬變之不同焉愚嘗以是質之先師答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哉此言

答李公舉

本然之性

凡人說性皆是說繼之者善孟子言性善是也

氣質之性

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孔子言性相近是也相近云

者謂氣質之不齊也

未發時

冲漠無朕不偏不倚程子曰不是性中元有兩物相對而生各自出來兩物指善惡

已發處

善惡之情感物而動而所感有正有邪其動有中理者有過不及者斯有善惡之分所謂中理者其氣質清粹直遂其性者也所謂過不及者其氣質駁雜為其所掩不能直遂者也必須變化氣質而得以中理

答李公舉別紙

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此所謂太極也

繼之者善此所謂天所賦爲命也

成之者性此所謂物所受爲性也

朱子曰仁義禮智猶是成之者性上面有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竊詳夫子之意分明作三節看而聞高明以仁義禮智當太極以成之者性當氣質之性然否不改此見則恐無釋然之日矣夏思之

太極圖說說無極而太極以明根柢樞紐之義其下說陰陽變化等幾轉語而後乃曰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也以此觀之則太極與性字不可不分看也皎然

矣南軒曰五行各一其性則爲仁義禮智之理聞高明以此亦以爲氣質之性此見於何書耶

答李公舉

癸巳五月

前來冊子奉領自念老昏無所省識特感俯詢前後罄竭非一而未蒙俯察雖復啾啾似不相入徒費往復只煩聽聞姑欲塞兌反自循省賴天之靈如幸牖迷謹當更請磨切耳

今來三紙適值擾擾未暇披看然韓仁夫所傳似不免差爽遞傳之言例致如此無怪也

此昨日所書也今朝得詳來紙其所指斥鄙說者全

失鄙意如理通氣局云云全失栗谷先生本意雖更
獻愚豈有歸一之望哉

答李公舉 己亥九月

未發之前無惡之說是愚本來之見而朱子之訓曰
氣不用事故無惡昔年愚以此訓仰貢於座下座下
聽而不聞今所示如此莫知其故氣之呼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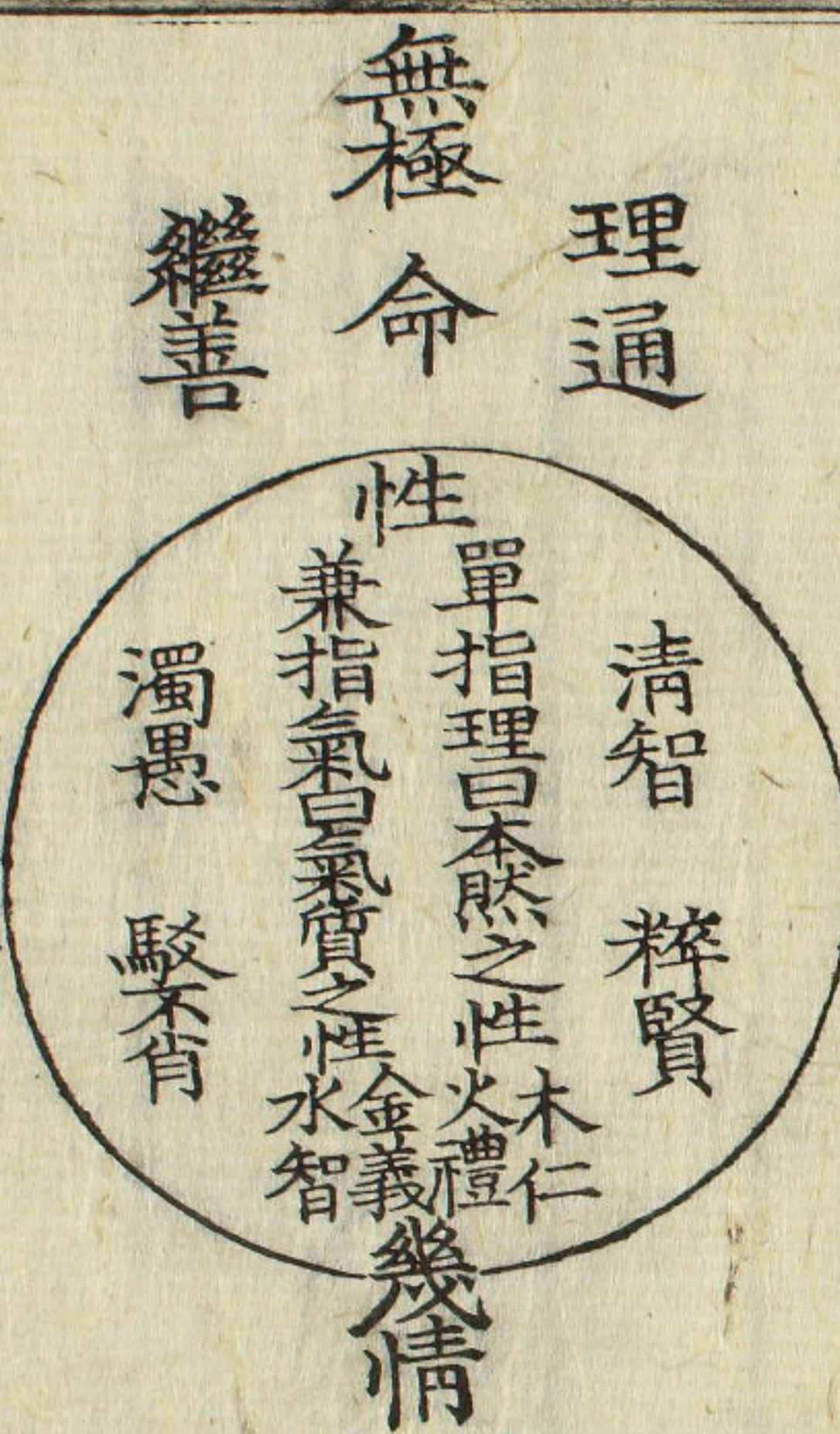
答李公舉

師說上下篇俱是至理所存無以議為但下段寓意
或有指鄙人者否若然則儘是題外鄙人於座下年
齒雖先而從前只以不挾長之友自居師之一字千

萬不近無乃盛意本不屬鄙人而妄忖而曲解耶晦
甫必口詳俾一陳之如何

示李公舉命性圖

氣局



聖人之稟純清極粹
所發無非本然之善

下愚之稟都是濁駁而
亦不能無善情之發斯
可見本然之性無不稟

成性

第一層無極而太極 易所謂一陰一陽之道

第二層動而生陽 易所謂繼之者善 一本理同

第三層五行之性各一其性 易所謂成之者性 萬殊理絕尚

答尹晦甫 焜○乙未五月

未發時氣不用事云云在栗谷集騰呈望夏精研

氣質之性雖有善惡而當其未發之際幾微不

動四德渾然故中庸謂之中

答尹晦甫 丙申四月

惠札忽投若奉顏采近事實係運氣不但章子厚所
作為也侮辱及於師門其餘何足論也自寫誣悖不

易之公論云云所諭誠然矣

答玄彥明 尚璧○己丑十一月

華陽時獲親雅儀殊慰積年傾嚮之情只以稠擾之
中未克穩奉緒言歸來不覺步步回首茲於永叔至
承拜辱札仰感眷撫之意無以名言相去渺渺無由
更得倚玉徒增瞻詠而已配祝有無考書他紙不宣
考家語先聖正位及堯國公鄒國公配位各有
祝文是宋朝頒降之式也考先師遺稿坡山書
院聽松正位及牛溪配位亦各有祝文但考滄
洲精舍釋菜儀先聖位則讀祝而配位則不讀

祝

答玄彥明 壬辰八月

永叔之疾纔聞向差忽承凶音慘慟何極高才篤學其進未涯而奄忽至此此何天道成仲書自洛纔到始得信報而葬期謂不出八月之內未知山事已定而吉在何日仰惟情義深篤曷堪悲傷老炎尚苦起居神衛否僕不似職名虛帶許久控乞至八罪戾采積惶懼之極置身無地也伯用之歿亦極驚悼莫非吾黨之蹇運酸噎何言風僂草修多少不盡

答玄彥明 己丑二月

卽今聖廟至書院既有東西階又有神門直向兩楹間別築一道爲中階蓋香祝祭物奉入皆由是道也嘗考儀禮厦屋殿屋之制東西階外雖有側階而無中階家禮祠堂之制亦無中階今之中階豈國俗所扞歟集成祠飛鷗時亦立中階今欲依古制不知如何

中階之設既是古禮之所無則去之宜矣

影堂兩位各設香案嘗考家禮祠堂四龕皆正位而只設一香案況今配位均設不亦可疑乎

配位香案諸學宮雖或有并設之處而興龍影堂則

只設於正位依此不設恐當

答韓永叔 弘祚○戊子七月

竊詳朱先生之意每以祔與遷爲兩事卒哭而祔雖曰神之猶未忍盡變事生之禮至三年而遷于廟然後全以神事之蓋孝子慈孫之心必如此然後庶可盡淡愛至痛之情也祥後明日祔廟雖亦先生所許此則陸氏以祔與遷爲一事必欲固守已見故不得已而從高氏之說此是第二義非先生之本意也卒哭而祔古禮十分分明雖略差過日子及今行之則猶不失朱先生本意如何如何但聞先儒如此行

之者此愚之未敢質言者唯在高明商量取舍也大
全胡伯量問答又載此事已考之耶練而祔雖孔子
所善者而先生之教如此誠不敢率意行之矣聞玄
石喪子行祔於練後此則於朱先生之教終未知果
如何也

先師旣曰若得古人之證可以行之朔望歸奠几筵
有朱先生已行之事則此可爲非大夫亦行望奠之
證據而行之似無不可

吉祭之前廟中猶未配合祭誠爲未安而合葬之墓
事勢不得不并設難處之端誠如所疑然并祭各設

牀卓自是古禮雖墓前依此各設則前喪行一獻之禮後喪行三獻之禮似不相妨如何如何此未見先儒定論而只臆見如此未敢自信遷葬之虞先生雖以為都不可考而語類有葬畢奠而歸之說則據此設奠可矣

答韓永叔 巳丑二月

物物五常之說從前面論不啻熟矣今茲示諭只是前日所聞者別無新語徒勞往復有何益也姑停此一段別窮他事無妨萬物之理雖不可不窮而其視日用事物猶為不緊矣

答韓永叔 四月

戀極奉踏青遣書真如渴者之飲也多少諭意并領悉析合補空退翁之見雖如彼既有朱夫子自釋則當以此為定論正統說對以別紙於高見如何早晚回示集成之祀已過否叔敬已作地中人事事皆成陳迹益復泫然晦甫公舉佳安未瞻戀

別紙

正者指子丑寅正朔統者指天下一統也春秋書春王正月公羊言加王於正大一統是也綱目繼春秋而作故朱夫子於序例曰因年而著統亦春秋之義

例也自註曰正統之年歲下大書非正統者兩行分註考綱目可見也漢儒推五德生勝以秦為閏位在木火之間霸而不王正閏之論實始於此而朱夫子不用其說以周秦漢晉隋唐為正統此皆天下混一之國也然坤之六五傳曰婦居尊位非常之變婦居尊位且如此夷狄之居尊位亦豈非萬古之大變乎使朱子在者必不以胡元為正統明甚老先生大小文字必書 崇禎年月者正此義也而三淵之如彼未可曉也

遜齋集家無所貯未能考見而其所釋正變之云何

其與朱子之說有異也論語註曰三統謂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此所謂三正指三統而言也今日正統變統是何等語也高明所謂四統是行遜齋之語而非春秋綱目之本義也大抵春秋綱目是萬世之法程自餘諸說在所可略也

答韓永叔

朱子之三正三統以子丑寅正朔天下尊奉者為言也遜齋之正統變統以得天下之君其身邪正為言也二統之不同如彼而賢者欲合而一之未可曉也

愚意已悉於前不須墨牀至於歐陽晦翁嘗以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罪此人今來論若以朱子取歐公識見者然此則大不然大抵賢者若主張正變等說則綱目未免誤勘之失將不得為天下萬世之龜鑑耶後學只當以朱子為法程也

位數分卦圖

圖外卽朱子說而圖內乃玉齋說也題以朱子分卦之圖果可疑矣大抵朱子析合補空之說初甚簡易而玉齋所行多支離苟簡不須一一窮研浪費心力

答韓永叔 庚寅八月

暑疾連荐長委枕席劄疑之役一味擔閣尤用憂惕寢食不甘也先師墓表文字略已構成而石役有故停止姑藏篋笥早晚相對可以奉質也瑞膺德昭雷此多日其所酬酢何能盡報只於冲漠說德昭聞愚言而大覺曰不覺手舞足蹈未知吾友亦有此日否丈巖衰年絕域生還未易區區懸念奚但朋友之私先表文字如示可改處謹當唯命

寒水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